



不惜代价

[英] 特德·奥尔布里 著

赵苏苏 译



华夏出版社

不惜代价



UXIDAIJIA BUXIDAIJIA

DAIJIA BUXIDAIJIA BUXIDAIJIA BUXIDAIJIA BUXIDAIJIA BUXIDA

UXIDAIJIA BUXIDAIJIA BUXIDAIJIA BUXIDAIJIA

PAY ANY PRICE

by

Ted Allbeury

Granada Publishing Ltd., London, Great Britain, 1984

不惜代价

〔英〕特德·奥尔布里 著

赵苏苏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173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000册

ISBN7-80053-057-4/I·024

书号：10484·024 定价：1.45元

作者介绍

特德·奥尔布里 (Ted Allbeury) 是英国当代著名间谍小说作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曾在英国谍报机构任职，从事反间谍工作，所以对谍报工作的内幕有着切身的了解。他的间谍小说与别的间谍小说作家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他不着墨于惊险的场面、奇巧的情节，而是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竭力表现谍报战的残酷；表现谍报工作如何为政治斗争服务；在谍报战中人性如何遭蹂躏。他的小说常常以悲剧作为结尾。通过这一切，他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人的价值究竟何在”的深刻问题。

《不惜代价》就是他这类小说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在书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都有一个专门从事非法活动的秘密小组，他们是政治巨头的爪牙，政治大老板纵容他们去干自己无法干的违法事。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试验“催眠术”来从事暗杀活动。书中的主人公博伊德是个富有正义感的谍报人员，他坚信人权是不可侵犯的，当他发现英、美情报机构践踏人权时，便坚决地站出来反对。然而，个人终究斗不过庞大的国家机器，尽管他的行动是正义的，可他仍然被视作一个违犯纪律者而被无情地干掉。从中不难看出，西方社会的所谓“民主”、“人权”，只不过是一纸谎言。

书名《不惜代价》有着双重的含义，它既是指总统肯尼

迪、谍报人员博伊德等为了捍卫人权、民主和自由不惜代价，也是指反动势力、情报机构为达政治目的不惜代价。

奥尔布里的其他作品还有《雪球》、《唯一的好德国人》、《敌人的选择》、《莫斯科四对舞》等十八部。

——译者

DP69/21

让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希望我们好还是希望我们坏，为了使自由得以永存和光大，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担，应付任何艰苦，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就职演说

1961年1月20日

1

尽管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与波士顿只隔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界河查尔斯河，可是这儿大多数人却都觉得他们自己的精神气质没有被巨大的邻近城市所毁掉。这儿的楼房、街道、房屋都是富有人情味的。你甚至可以迈着闲散的步子在坎布里奇的大街上漫游。这儿有一种居住着文明、有教养的居民的十九世纪的村庄的气氛。市中心的哈佛大学更加重了这一感触。

在一所比一般人家更为古老的房子里，西蒙斯一家正在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会，庆祝他们的儿子安东尼大学毕业。

阿瑟·西蒙斯大概算得上是马萨诸塞州饮誉最高的脑外科医生。他当然也是在经济上最为成功的一个。他的成功有多少归因于他娶了阔小姐，又有多少归因于他那不容置疑的魅力，他的医学界同辈们经常对此争论不休。外科医生并不太看重魅力，除非他们自己恰好生来具有魅力，既精医道又精财道的医生毕竟不多，但是就连对阿瑟·西蒙斯批评得最刻薄的人也不会否认他具有天生的真正魅力。

他们的儿子可不如父亲那样有魅力，他也没有父亲那副堂堂仪表。儿子五官中最漂亮的地方就是那对深棕色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至于面孔的其余部分就太平板，太圆头圆脑了。不过漂亮的小姑娘都喜欢听他说话，显然他有一种运用语言的天赋，讲起话来，他那温柔的、蜜糖般的声音常常使十几岁的蛮漂亮的小丫头们恨不得闭上眼睛。在他身上，魅

力是故意做出的，欺骗性的，然而也是有用的。托尼^①·西蒙斯还有一样乃父没有的才能——他弹得一手好钢琴，这使得他不时受到学生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的邀请。随便你点什么曲子，不管是范茨·沃勒的，特迪·威尔逊的，埃罗尔·加纳的，还是埃林顿的，托尼·西蒙斯都会弹。

半夜十二点刚过，他溜出了通向小花园的白门。他和姑娘手挽着手走过草坪，他俩专拣黑处走，尽量避开被泛光灯照亮的灌木丛和花坛。半小时后他俩来到他在市政厅广场附近的住所，十分钟后他们在床上脱光衣服。虽然这仅仅是他俩的第二次云雨私情，可是这也仅仅是他第二次约她。姑娘好几个月来都疯魔地爱着他，但是小伙子为了毕业考试，四个月一直板着自己。他一句话不说，甚至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都没开口，这种性行为大概可以解释为他爱她，或者是他俩在“热恋”的证据。

完事之后，他躺在她身边，往她那柔软、美丽的嘴里塞着巧克力。她抬起头，看着他的脸微笑，再次伸手去刺激他的下体，他躲开她，她皱起了眉头。

她轻声说：“不想再来一次？”

他点点头：“过一会儿再说。”

她看着他的棕色眼睛，“喜欢这样吗？”

“喜欢，宝贝儿。你呢？”

“神魂颠倒，托尼。真恨不得老和你这样。”

“我可能得去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读研究生，这样一来咱俩就没法常在一起了。”

^① 安东尼的昵称。

她用胳膊支起身体：“那为什么？为什么去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

“加菲尔德不愿推荐我在哈佛就地读研究生。”

“为什么？”

“鬼知道。我看他不待见我。也说不定他是恨我们家老头子。”他微微一笑。“不管怎么说他也看上你了，他是个老色鬼，八成他嫉妒我。”

“你是说他想和我睡觉？”

“是的，不只他一个。我看他也知道自己没这份艳福，便拿我来出气。”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让他达到目的，他就会把你留下？”

“那没错，不过得让他知道是我给他牵的线。”

“我让他得手好吗？”

“当然不好。他只不过是老色狼。”

她抚摸着他的脸：“就这样吧，托尼。我为你干什么都行。”她看着他那学校里所有的女孩子都嫉妒的扑闪的黑睫毛。他也回视着她，柔声说：“真的？”

“当然真的。”

“我告诉他吗？”

“告诉。”

“约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都行，就明天吧。我想马上把这事做成。”

朱迪·鲍尔斯是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出卖的第一个人。就连那含含糊糊的“真的？”都是冷静地故意问的。这句话敲定了她已然同意做的事情，切断了反悔的余地，同时使得全部责任都由她一个人来负。西蒙斯在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使他和一些精神病医生建立

了通信关系，也使得他出席了两三次精神病学者会议。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情绪生理学》，第二篇论文——《催眠障》——则算是长篇巨作。

第二篇论文发表后，西蒙斯的学业和个人情况都受到了审查，两个月后中央情报局的人来找他，录用了他。中央情报局基于他在学业上的情况，提出了对他极有吸引力的合同条件。西蒙斯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为了发表自己的论文，他牺牲了与父母朝夕相处的天伦之乐。此外，中央情报局还仔细地注意到，西蒙斯的野心已发展为权力欲。他有一种需要，有人认为是强制性的需要，他想支配别人，作为一个有魅力的人，他找到自己的支配对象是不难的。

有魅力的人大都不可避免地要运用自己对广大群众的影响。比如一国之主斯大林、杰克·肯尼迪和温斯顿·邱吉尔，或者是观众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电影明星和演员。而有些有魅力的人则满足于在小范围内当群星之斗，如施维泽^①之在兰巴雷内。不管你感兴趣或满意的是行善还是作恶，只要圈子小，就更容易被人们看出来。如果你的强烈欲望是支配个人，那么中央情报局便可以提供给你一个理想的伪装和无穷无尽的支配对象。

调度室里一片忙乱。海军陆战队队员们紧盯着雷达荧光屏，指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喷气式战斗机和美国海军的星座式飞机飞返基地。东京西南几英里外的厚木基地担负着控制一大片空域的任务，它用雷达为飞机导航，用无线电与空中的飞行员联系。

① (1875—1965) 法国教士、哲学家、医生和音乐家。是法国赤道非洲兰巴雷内医院的创建者，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

这个基地的每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是严格挑选出来的，他们的经历都经过中央情报局的审查。海军陆战队队员奥斯瓦尔德是个倍受上司赏识的军人。这天晚上他替补一名缺勤的同事多值了一个钟头班，就在这时，奥斯瓦尔德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次听到飞行员在无线电中要九万英尺高度的详细气象状况，他们从没听说过有什么飞机能爬到这样的高度。后来的几个星期中空中又不断传来要这种高度气象状况的要求，不过是用密码要的。一个月后，他们才知道原来是U—2飞机。这是一种间谍飞机，专门飞往苏联和中国的领空拍摄陆、海、空军基地，海港和工厂的照片。

下班后，奥斯瓦尔德洗完澡，换好衣服，乘坐基地的大汽车前往东京。午夜前汽车再把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拉回基地，而他没有跟着回来。因为第二天上午没有他的任务，回基地也是睡大觉，直到中午才有班。

蜂王俱乐部是东京最为高级、昂贵的夜总会。顾客大多是日本商人、各国外交官和美军军官，这儿的女招待被认为是日本最漂亮的。身穿便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奥斯瓦尔德是这个夜总会的常客。他的女朋友也是这儿最漂亮的一个，他不仅与她跳舞，也常常与她过夜。和最漂亮的女招待过夜差不多要花掉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个月的收入，而且还要加上他的海外津贴和特种兵补贴。他的同事们都对他眼红得要命，他也因此不招人喜欢。

部队得令换防菲律宾，大伙都老大不高兴。正是在这时，海军陆战队队员奥斯瓦尔德的出色服役纪录结束了。为了逃避换防，在部队开拔之前，他朝自己的胳膊开了一枪。伤势虽然不重，可他还是被罚了款，并课以二十天劳役。不久，奥斯瓦尔德以照顾病母为由的复员申请得到了批准。谁

都没调查，其实他的母亲健康得很。

2

姑娘唱歌时嘴唇紧挨着麦克风，两只手乖巧地轻抚着铬制的话筒。她的嗓音尖细，且带有小姑娘腔儿，这对于她所唱的歌来说，她的音域是太窄了。不过在得克萨斯的军营里，如果你年轻漂亮，唱的是《系在老橡树上的黄丝带》的话，那么你就会得到足以满足你娱乐行业虚荣心的掌声。如果你是个极为漂亮的白肤金发碧眼女郎，又穿着浅蓝色的三点式游泳衣的话，那么你就会博得满堂喝彩。她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微笑鞠躬，那种歌手用来哄骗观众的假谦虚的鞠躬，仿佛观众就是歌手命运的唯一主宰者似的。然后，她又在热烈的叫好声中唱了《得克萨斯的黄玫瑰》的头几小段，士兵们再次静下。她唱完后，他们鼓掌、喊叫、跺脚，她谢了五六回幕，最后灭掉了舞台上的聚光灯，她才得以脱身。

戴比·罗林斯生于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她十五岁时逃到了伦敦，靠自己漂亮的脸蛋、修长的双腿、丰满的胸脯，在索霍区五六家夜总会以夜复一夜的脱衣舞表演为生。摆脱了强奸过她的父亲和对她恨之入骨的母亲，她在这些低档的夜总会中如鱼得水。年届中年的马尔特斯是其中三个夜总会的老板，他迷上了她青春的身体。与他睡觉使她免于落入伦敦西区那帮经营卖淫活动的龟奴之手。她快活开朗，与那帮人关系都处得非常好。不过只是关系好而已。有时或许她允许某个有势力的人把手伸进毛衣里，对方要是老练的话甚至可以在她裙子底下摸摸，其实在这个生活圈子中，这种行为只不过算是一种友好的表示。

她曾与马尔特斯利用一个周末去过布赖顿，在那儿的一家小酒店里，她靠一曲《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压倒了别的歌手。观众中的一个娱乐行业经纪人看上了她，几天后找到她，要与她签去兰开夏郡的夜总会唱半年歌的合同。马尔特斯立刻提出要娶她为妻，但是尽管她年仅十八却颇有心计地签了合同。

合同后来又延长为一年，每个夜总会都非常愿意请她表演。漂亮的脸蛋、美丽的身条和小姑娘的嗓子正是人们所需要的。但是美国之行才真正使她在娱乐行业中更上一层楼。行会和演员公会都在规章制度上为她开了绿灯，因为她只是为慰劳包括战区部队的美军而演出。海外基地的几场表演和在美国国内军营中的大量演出使得她成为一名专业演员。她对自己充满信心，能够自己出面谈判合同了。她很明白自己的才分到底有多高，同时她也懂得怎么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她不再表演脱衣舞，她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歌手，不过她在演出开始时身披浅蓝色的薄绸夜礼服，而结束时则只剩下浅蓝色的三点式游泳衣。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乱搞男女关系，不过她却坚信要想得到好的合同就必须从床上开始；她时常与男人睡觉，无非是因为她中他们的意。然而内中却没有感情上的纠葛，至少她这方面没有。

这天晚上演出结束后，她身披蓝绸夜礼服参加了军官们的晚餐。散席之前大家非要她再唱一支歌不可，她说没伴奏唱不了，人们便把一名年轻军官从人群中推出来，强摁到琴凳上。这是一架比切斯坦大钢琴，虽然旧了点儿，音质却挺好。她问大家想听什么，大家七嘴八舌点了五六支曲子。她转向琴师，他咧嘴一笑，眨眨眼睛，弹起了慢过门，她听了出来，微微一笑。弹到迭句部分时，她轻声唱道：“……一

对情人在喁喁私语，他们仍然说着我爱你，这样的痴情你尽管相信……无论生活带给我们的是忧愁还是欢喜……随着那时光的推移……”她唱歌时四下里一片寂静，唱完了好一会儿，听众中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兵们鼓掌不是为了修长的大腿，也不是出于怀旧之情，他们的掌声是真挚的，捧场的，她不禁脸红了，扭过脸去看琴师。十分钟后，喝完最后一杯酒，一位美军海军陆战队上校送她回住处，半小时后他与她上了床。第二天早晨，他亲自开车送她上了飞机。

两个月后她又碰见了那个琴师。他现在是个上尉。在瓦丘卡堡演出后，他请她去下馆子。深夜一点钟他开车送她回军营。她没有忘掉他，这有两个原因。虽然他绝不漂亮，可是她觉得他挺吸引人。大多数男人吃饭的时候专往她敞开的胸领里面看，有的目光傲慢，有的则十分羞怯，尽管各自的天性不同，他们则大都喜欢自吹自擂。可是这个弹钢琴的上尉却只请她谈谈她自己，他认真地听她讲述经她精心改编了的身世和事业。他挺讨她喜欢，所以她对他讲起自己的事要比对别人讲的详细得多。他给她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不向她提下流要求，在她的小屋外面，坐在沐浴着月光的汽车里对她也没有一丝非礼之举。他送她到门口时，只在她面颊上轻轻地栽了一个吻，便走回了汽车。

她当时二十六岁，她猜他不过三十出头，可是他对她的态度却犹如慈父一般：关怀、体贴、没有要求。她时常想起他。

麦克威克先生太熟悉妻子脸上的这副表情了。作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繁忙的领事，他时常出席不了鸡尾酒会，甚至有时连自己家举办的私人宴会都无法参加。就连平时吃

饭他也总是迟到，这成了夫妻间磨擦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的反应是耐心的，因为他明白烦恼和别扭是他自己造成的。

他为妻子拉出椅子，说：“唔，我原以为我什么都见过，可是那场小小的表演却是太……”他停了一会儿，“……我找不到合适的词……也许只能用‘异乎寻常’来形容它。”

“今年在莫斯科甬想再买到草莓了，还有西红柿，约翰。”

“谢谢你的提醒。你要是喜欢火鸡的话，我就吃家鸡。”

“两种鸡都足够咱俩吃的，所以就不必要外交手腕和做大无畏的牺牲了。”

“有我的电话吗？”

“有两个，记在本上了。”

“谁来的？”

“不记得。”

约翰·麦克威克领会了这个暗示，继续吃色拉。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凉鸡肉比热的好吃。”

“给我讲讲那件‘异乎寻常’的事，”她说，并不理会他的这番评论。

“那个疯子象个魔头似地闯进我的办公室。把护照往我的办公桌上一扔，唾沫星四溅。他想放弃美国国籍，他想正式宣布他叛逃到了俄国人那儿，要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一切秘密。”

“什么秘密？怎么做可口可乐？”

“不，他曾经是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日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地服役。他只是个孩子。他说他要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一切：我们的密码、我们的方法，等等、等等。”

“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能知道什么？我还以为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在操场上操练、勾搭当地的姑娘睡觉呢。”

“恐怕没那么简单，亲爱的。他知道许多那边可能用得上的东西。”

“一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么干可真有点儿意思。”

“是的。在某些方面甚至颇为奇怪。”

“什么方面？”

“他讲这些话时，样子就好像是什么人教他这么说的……仿佛是在使用一些自己并没真正弄懂的学来的词句似的。”

“你认为俄国人会怎么处置他？”

“他们当然要从他身上榨出一切，但是我看他们不一定会多欢迎他。他们大概会存有戒心。”

“为什么？”

“是啊，正象你说的，一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么干是很反常的。克格勃想让我们的军人泄密时，是审慎进行的。女人，金钱，任何能发生作用的手段都会使用。可是自愿者，他们却信不过。”

这是明斯克一幢古老的房子中的一间大起居室，老式的住宅都比新式的大。但是尽管这间起居室很大，可是在四月份的最后一天它仍挤得满满的。孩子和大人们各取所需，餐桌上堆满了俄式下酒菜、鱼子酱、意大利香肠、鱼冻，还有一钵钵的水果。

凡亚·别尔洛夫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瓦利亚，今天你怎么掌的勺？往常你餐桌上的东西都可口得很，可今天却这么苦。”

其他的客人微笑着喊道：“苦啊，苦啊。”并且期待地注视着年轻的新郎和新娘。根据古老的俄罗斯习俗，只有新

人当众接过第一次吻之后吃的喝的才由苦变甜。

姑娘羞得满面通红，但终于还是让新郎亲吻自己的嘴唇。不时有人喊着“苦”，这时新人一次又一次地再度接吻。

午夜过后，欢宴结束了，小两口阿里克和玛丽娜向几个街区外自己的新居走去，这儿原是小伙子的单身小住所，在四层。姑娘身体很结实，可是她的新婚丈夫还是热情地把她抱起，走上楼梯。

丈夫铺床的时候，玛丽娜看着自己护照上的结婚图章，然后懒洋洋地拿起丈夫的护照，看上面的图章。她吃了一惊，发现他的出生年是一九三九。也就是说他年仅二十一岁，他以前告诉她他二十四。她暗自诧异，不知道他告诉她的别的话有多少是真的。不过至少他在自己的名字上还没撒谎。名字清楚地写在护照上：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弟兄俩并排坐着，他们的对面坐着一个满面凶气的人，此人的几个法律顾问坐在长桌子的另一端。弟兄俩都很英俊，衣装入时，但却不浮华，他俩紧盯着他们的对手。货车司机工会的头子吉米·霍法恨透了这对青年，他们坚定地向参议院的有关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调查工会中的行贿受贿。

霍法说话时，咄咄逼人地向前探着又短又粗的脖子：

“照我看，事实上这是一个破坏罢工，搞垮工会的起诉书。”

霍法靠到自己的椅子上，脸上浮现出挑衅的得意微笑。两兄弟中年长的一个探身凑向面前的话筒，上下挥动着手来加强自己的语气，摄制电视和电影的灯光使他的袖口显得更加洁白。

“霍法先生，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破坏罢工、搞垮工会